

#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成因

李亚娟<sup>1,2</sup>, 陈 田<sup>1</sup>, 王 婧<sup>1,2</sup>, 汪德根<sup>3</sup>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3.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苏州 215000)

**摘要:** 古村落是具有文化遗产性质的乡村聚落, 选取古村落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来分析中国古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 探讨其影响因素和分布原因, 从而进一步引导中国乡村地区的同步发展, 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研究表明: ① 我国历史文化名村主要沿河分布、多是历史上的经济文化中心、交通要塞和文明的发祥地, 并形成了3大集中区、3大相对集中区和4大过渡扩散区, 孕育了6个文化区; ②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建造时间跨度较大, 但多集中在唐宋明清4个朝代, 明朝保留下来的古村落最多, 分布范围最广; ③ 造成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分布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有资源禀赋特点、评定标准的局限、依托腹地的经济发达程度和区域政策导向。

**关键词:** 历史文化名村; 时空分布; 成因分析; 中国

## 1 引言

在中国现有约60万个村庄中, 具有保护价值的古村落大约5000个。2003年国家建设部和文物局共同颁布了《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或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评选办法》, 并于2003年、2005年、2007年、2008年和2010年陆续公布了中国五批历史文化名村名录169个。这些历史文化名村保存有丰富的、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的文物, 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 是所在省市乡村旅游的典型代表, 也最能体现该地区的农耕文化、历史价值和民族风情<sup>[1]</sup>。历史文化名村的评定有效地保护了濒临灭绝的人类历史文化遗产, 并通过旅游活动的展开, 为传统古村落的传承和延续注入了新的活力, 开辟了新的发展之路。

古村落作为乡村地区的基本构成单元和乡村文化的承载客体, 一直为不同领域专家学者所关注, 其研究多涵盖在乡村聚落和农村社会的范畴中。乡村聚落研究多从聚落地理和聚落建筑的角度<sup>[2]</sup>研究其用地特征及演变<sup>[3,4]</sup>、景观格局特征及演变<sup>[5,6]</sup>、景观开发模式和类型划分<sup>[7-9]</sup>等内容, 从而分析乡村聚落的发育过程、特征变化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农村社会研究多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其产业选择<sup>[10]</sup>、组织管理模式<sup>[11,12]</sup>、保障制度<sup>[13,14]</sup>和文化变迁<sup>[15]</sup>等内容, 探讨乡村地区产业转型和脱贫致富问题。以“历史文化名村”为名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 其中, 刘沛林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制度的建立是最早研究成果之一<sup>[16]</sup>, 提出了历史环境与风貌保存较好者、年代久远且部分古迹保存完好者、具有特殊的历史纪念价值且有相应纪念标志者和具有特殊的民居形制者4条评选条件, 为后来

收稿日期: 2012-11-02; 修订日期: 2013-03-2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171435)

作者简介: 李亚娟 (1987-), 女, 河南许昌人, 博士研究生, 从事旅游地理研究。E-mail: liyj.11b@igsrr.ac.cn

通讯作者: 陈田 (1958-), 男, 安徽人,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E-mail: chent@igsrr.ac.cn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评选标准奠定了基础。进入21世纪,尤其在2003年中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评选后,出现了历史文化名村的研究高潮。由于民族村寨类历史文化名村数量较少,研究对象多集中在地域文化类历史文化名村,主要内容以“古村落的保护和旅游开发”为基调,多以单个村庄为案例,涉及景观与文化研究、旅游规划开发设计研究、空间形态研究、旅游发展模式研究、旅游产品开发、保护利用研究、社区居民研究、管理运营研究、游客感知研究和环境影响等方面<sup>[17-25]</sup>。关于历史文化名村空间分布也是主要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多为江西的历史文化名村,如武启祥等对江西婺源古村落空间布局的研究,归纳出集中式布局、组团式布局、线性布局和放射形布局4种空间布局方式<sup>[26]</sup>;方志远等针对江西省古村落的空间分布的研究,总结出按照流域分布、地貌分布和文化分布的3种空间分布类型<sup>[27]</sup>。这些研究成果侧重于单个区域内的单个村庄或特定村落,而从全国宏观层面研究古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成因的研究尚不多见。

基于此,本研究以评选出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及成因,以期对我国古村落遗产的识别、评定及保护性开发利用提供思路,引导各区域古村落的空间均衡分布和发展。

##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以中国地图出版社2011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1:29万)》为工作底图,采用ArcGIS将其数字化。景区(点)的资料通过查找各区县旅游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景区(点)情况和查阅相关书籍来收集。在公开出版的正式地图上标注或旅游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景区点纳入数据收集范围,参考的书籍有中国铁道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中国古村游》、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千年古县》。统计数据来源于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各省市《国民经济统计公报》以及2011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根据古村落的人口结构、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的不同,将历史文化名村分为地域文化和传统民族两大类型。地域文化类古村落主要是指历史上是经济、文化或政治的中心区域、交通要塞或文明的发祥地,多为古代名人、官宦或富商的居住地,因其尊贵的地位、雄厚的财力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才使其居住地得以保留。传统民族类古村落主要是指民族村寨,该类古村落多数坐落于交通不便的深山野林中,由于落后的经济和闭塞的交通而保存至今,是中国少数民族聚集的村寨集中地。本文选取当前169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其中包括135个地域文化类古村落点和34个传统民族类古村落点,记录每个样点的空间位置信息、规模信息等土地属性信息,村落点的空间定位精确到行政村。

## 3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空间分布特征

空间分布上,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广泛分布于24个省市和自治区,以黑河—腾冲线为界,集中分布在中国中部和南部地区,即中国的华北地区、华东地区、中南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集中度高,但分布不均衡。从地域分布上来看,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69个,占39%)、华北地区(37个,占22%)和中南地区(34个,占22%),而西北地区仅有9个,占5%。在省域分布上,历史文化名村主要集中在山西、江西、福建、广东和安徽,仅5个省份就有83个历史文化名村,占50%。而东北三省、甘肃和西藏没有历史文化



名村的分布。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空间分布不均还表现在类型特征上，当前历史文化名村以地域文化类古村落为主，共135个，占80%；民族村寨类古村落数量较少，仅34个，占20%。

从空间形态上看，历史文化名村的空间布局以3个集中区为中心向周边扩散，延伸为相对集中区和过渡扩散区(图1)。3个集中区即分布密度较高的山西、中东部的安徽和华南的广东；相对集中区即华北的河北、华东的浙江、中南部的江西；西部过渡扩散区，主要指贵州、广西、云南以及新疆的少数民族区域。

就与水系的关系而言，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多沿河流分布。古人一般都选择沿着河流或者靠近河流选址建造生活的村落，一方面便于生活用水，另一方面便于发展各类农业和畜牧业。如山西大部分历史文化名村都沿着黄河支流汾河和沁河分布；江西古村落依山傍水，沿赣江、抚河、信江、饶河和修河呈向心分布；福建古村落沿闽江流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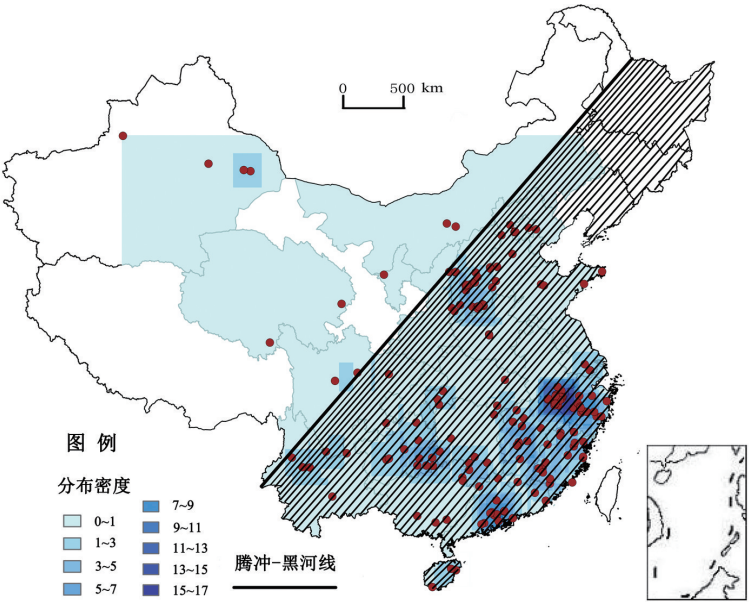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密度分布图  
Fig. 1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vill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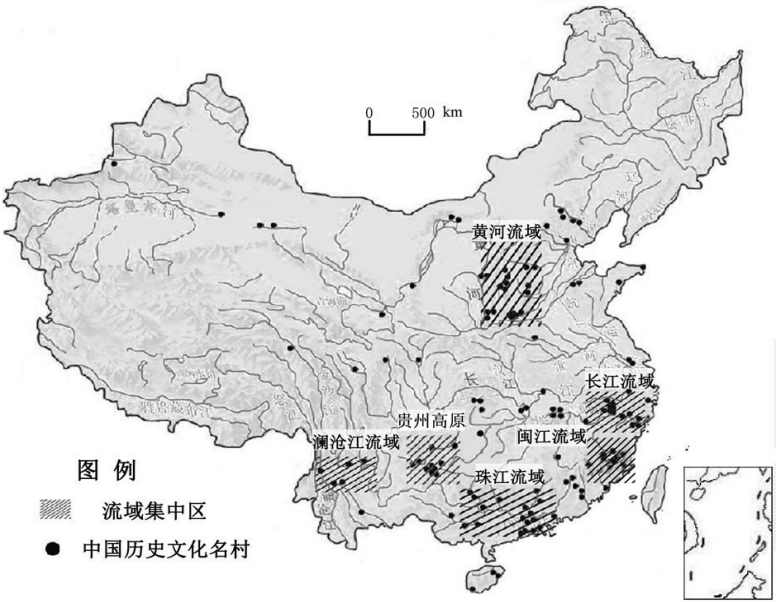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流域集中图  
Fig. 2 Watershed concentration area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villages

分布；广州古村落紧依珠江及其支流分布；贵州民族村寨沿河分布在山水之间；云南民族村落沿澜沧江、金沙江呈南北向集中分布，由此形成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贵州高原、珠江流域、澜沧江流域和闽江流域的6个历史文化名村组团区(图2)。



从区域文化上看，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集中的地方多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经济文化要地，如山西古村落早在 500 年前的明清时代就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萌生于东晋的徽商，鼎盛时期拥有全国 4/7 的总资产，外出经商归来，建造了徽文化特色的古村寨<sup>[28]</sup>。同时，历史文化名村作为古代文明传承的载体，浓缩了中国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如山西古村落代表的中原文化，浙江、江苏古村落代表的吴越文化，安徽古村落代表的徽文化，福建古村落代表的闽南文化，广东、广西古村落孕育的岭南文化以及四川、云南、贵州古村落孕育的多民族文化（图 3），形成了 6 个文化聚集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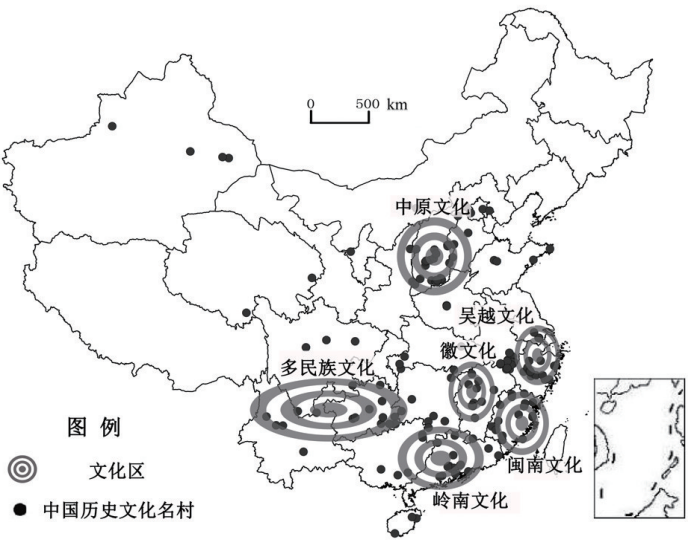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文化区示意图

Fig. 3 Cultural regions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villages

从交通网络上，大部分历史文化名村距离主要交通干线较远，不够便利，但是在历史上多是交通枢纽和咽喉部位，只是随着社会发展，交通要道逐渐偏移，大多已经被其他交通方式所替代。如河北怀来鸡鸣驿村，拥有中国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格局保存完整的古代驿站，曾是成吉思汗西征路上的交通枢纽，明代又成为宣化府进京城的第一大驿站，是中国陆上交通要塞<sup>[29]</sup>。江西古村落的繁荣源于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使江西成了沟通中原与岭南、闽南的交通干线，南宋时期江西则是江南地区东西交通的要冲，是经济文化流动汇聚之区<sup>[30]</sup>。与此同时，福建、广东、云南的古村落由于沿河流聚集（图 2），也一度成为该区域水上交通的枢纽。然而随着水上交通的衰落使这些地区经济地位一落千丈，但古村落却保存了下来。

从交通网络上，大部分历史文化名村距离主要交通干线较远，不够便利，但是在历史上多是交通枢纽和咽喉部位，只是随着社会发展，交通要道逐渐偏移，大多已经被其他交通方式所替代。如河北怀来鸡鸣驿村，拥有中国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格局保存完整的古代驿站，曾是成吉思汗西征路上的交通枢纽，明代又成为宣化府进京城的第一大驿站，是中国陆上交通要塞<sup>[29]</sup>。江西古村落的繁荣源于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使江西成了沟通中原与岭南、闽南的交通干线，南宋时期江西则是江南地区东西交通的要冲，是经济文化流动汇聚之区<sup>[30]</sup>。与此同时，福建、广东、云南的古村落由于沿河流聚集（图 2），也一度成为该区域水上交通的枢纽。然而随着水上交通的衰落使这些地区经济地位一落千丈，但古村落却保存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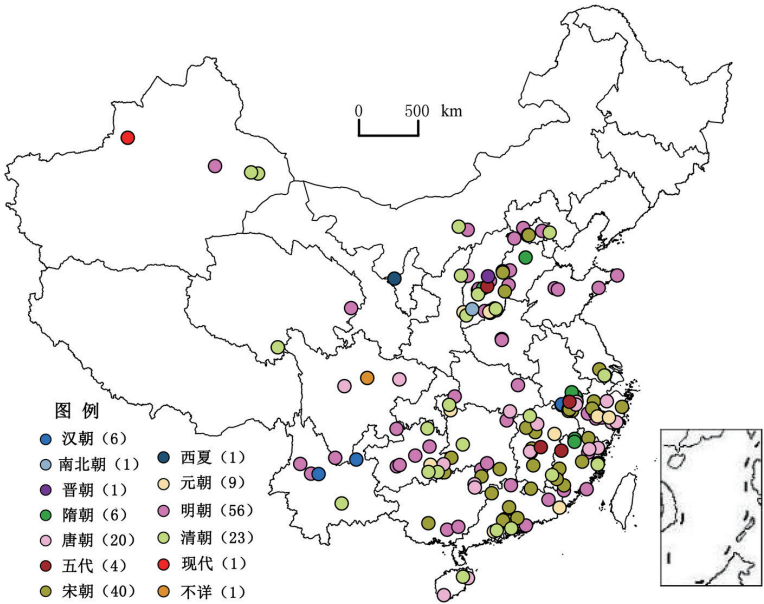


图 4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初建朝代空间分布图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ynasties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villages



## 4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时间分布特征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时间跨度较大,从西汉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其中年代最久远的历史文化名村是西汉时期建造的现祥云县的云南驿村。公元前109年该村所在地是古道的咽喉要地,因此当时云南县的县城设在云南驿,从此该地进入西汉版图。该时期建造的古村落还有云南会泽县的白雾村,该村在西汉时期是军商往来的要道驿站,直到明朝中后期东川府(府治会泽)铜矿的开发,带来了白雾村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并使村落世代保留至今。较近的历史文化名村多建于清朝末期,多为官吏或商人发家之后回乡所建,历经几代精心修筑扩张,形成面积广阔的集群型、家族式的村落综合体。

历史文化名村尽管时间跨度较大,但大部分村落多集中在唐宋明清4个朝代(图4),并随着朝代的更迭延续下来,保留了延续朝代的建筑特色和风格。在169个历史文化名村中,始建于明朝时期的数量最多,有56个;其次是宋朝(南宋和北宋),有40个;建于清朝的有23个,唐朝的有20个;仅4个朝代的村落占总量的82%。涉及到汉朝(西汉和东汉)和隋朝的历史文化名村各6个。其中,建造于明朝的古村落广泛地分布在各个省份(图4),唐朝保存下来的古村落集中在长江中下游流域,这与中国历史上北方朝代更迭和变动的程度密切相关。宋朝建造的古村落集中在中国东南部,多为南宋建造,这与南宋迁都杭州的历史事件息息相关。历史久远的古村落虽经历朝代变迁,已没有建造朝代的风格,而且当前建筑风格多沿袭了明清时期的特点,但仍留存了建造年代相关的牌匾和石碑,并有相关史书记载。

## 5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时空分布的成因

已评选出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多集中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而传统意义上的粮农大省并没有充分发挥优越的乡村资源优势,在乡村产业转型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古村落空间发展出现了不均衡状态。

### 5.1 资源禀赋条件

古村落的资源禀赋包括建造年代、村落规模、原始风貌、建筑风格和历史意义等条件。黑河—腾冲线以东地区一直以来便是人口聚集区,由于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生态条件以43%的土地养育了中国95%的人口,因此人口多、密度大。人类活动不仅起源早,且频繁多样,孕育的文化资源也丰富多彩,历史地位较为突出。而且,人口数量决定着村落的规模,与西北地区的古村落相比,中部和南部古村落资源种类和规模具有较大优势。同时,古村落历经朝代更迭和战乱波及,大多失去原始风貌,若要维持原貌亟需人力和财力,所以从人口分布和经济发达程度上讲,黑河—腾冲线以东地区古村落拥有足够实力来延续古村落的建筑风格和文化特色。基于此,资源禀赋条件是决定空间分布不均衡的重要原因。

### 5.2 评选标准的局限

当前,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评选条件和评定标准依据国家建设部和文物局2003年10月8日发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镇评选办法”,主要内容包括历史价值与风貌特色、原状保存程度和现状规模,并要求已编制了科学合理的村镇总体规划,设置了有效的管理机构,并配备专业人员和专门的保护资金。

解读当前的评定标准,认可“已按原貌整修恢复”的古村落,这为经济水平发达的地



区提供了良好的评选依据;“拥有专门的保护资金”这一评选要求也为拥有雄厚财力的省份创造了优越的评选环境,然而,诸如此类的评选标准导向为经济落后的西部省份的评选之路设置了重重障碍;“清代以前建造或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有重大影响”要求的制定,说明历史文化名村的评定或要求建造久远,或要求与近代革命发生联系为准,强调了其在中国社会历史过程中的纪念性,却忽略了村落遗产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技术价值和民族文化价值,以至于评选出的传统民族类古村落数量远远低于地域文化类古村落。同时也忽略了中国农业在近现代大发展的事实,以至于中原农业大省历史文化名村评选数量较少,东北3个粮食大省均没有历史文化名村入选。

### 5.3 经济腹地发达程度

历史文化名村不均衡的空间分布特点也取决于所依托省市的经济水平差异。当前数量排名前5名的省份城市化率均达到40%以上,其中广东、浙江和福建作为中国东南部强省,城市化水平较高,经济发达,具有雄厚经济基础和旅游意识,通过重金复原当地古村落,再以旅游业作为带动古村落发展的新经济增长点。安徽与山西当前经济发展程度虽不及东部沿海省份,但两省自明清时期便是全国经济要地,伴随朝代更迭,有充足财力维护村落的完整和繁荣。而其他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尽管古村落数量巨多,但是由于无财力保护和修复,村落多损毁或重建,评选出的历史文化名村的数量也相对滞后,如陕西、河南和宁夏等。同时产业结构决定着经济发达程度,排名前五位的省份的一产比例较低,二产比例均在50%以上,且三产均在30%以上,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高。而一产比例较高的省份,经济总量远远滞后。

交通通达度也影响着历史文化名村的分布。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在历史上多位于交通要道,并依托优越的交通区位得到长足发展。根据已有研究可知中国各省市交通通达度指数<sup>[30]</sup>(表1)。历史文化名村作为文化遗产的载体,易受外来文化的冲击,特别是当前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发展。中等水平的交通通达度保持古村落的可进入性的同时,特别是发展古村落旅游的需要,又避免过多的地区间交流对古村落造成的冲击。所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多分布在交通通达度0.29-0.65之间的地区,属于中等通达度水平区域。

尽管少数民族集中区的古村落资源禀赋极好,但该类地区多是经济相对贫困的地区,也是社会和文化交流相对滞后的地区,所以人口少、村落规模小、经济落后,在历史文化名村的评定中屈居弱势,使评选重点集中在少数民族比重极低的省份,如山西、江西、福建和广东等省份(表1)。

### 5.4 政策导向

根据中国2003年以来所评选出的五批历史文化名村来看,评选的范围具有较强的区域集中性。由图5,历史文化名村以地域文化类古村落为主体,集中于山西、江西、福建和广东4省,并分批次逐步向西南和西北地区的传统民族类古村落扩散,西南地区的数量日渐增多,西北地区略有增加。东北虽是产粮大省,但从2003年国家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开始,战略定位一直是以工业为龙头,所以东北地区的历史文化名村评选一直空白。

中国第一批10个历史文化名村只分布在中东部地区。2006年国家住房与城乡保障部(以下简称“住建部”)在出台的《关于印发“建设事业‘十一五’规划纲要”的通知》中要求各省要开展历史文化名镇(村)遗产资源的普查工作,进一步扩充评选范围。继而西部地区的云南、四川和贵州出台政策适时开展了历史文化名村遗产资源普查工作,并在



第二批评选中有名村收录。2007年住建部下发了《县域村镇体系规划编制暂行办法》，督促全国各地编制城镇/乡镇体系规划，并加强对所在地区乡村遗产的保护，扩大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范围。中东部地区依托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开放的发展思路，率先完成了“历史文化名村”评选标准要求，继而在2008年第四批和2010年第五批评选中收录了85%的名村。虽然政策导向考虑到了西北和西南落后地区传统民族村落，但由于经济基础等方面原因，该区域历史文化名村数量增长程度仍远远低于中东部地区。所以不论是地区发展的政策导向，还是历史文化名村评选的区域导向来看，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前历史文化名村分布不均衡的现状（图5）。

6 结论与讨论

当前中国评选出的历史文化名村集中分布在经济水平发达、交通通达度相对高、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较小的非农业大省，而且地域文化类古村落数量远远高于传统民族类古村落，在空间布局上集中在黑河—腾冲线以东地区，且东南部

和中部历史文化名村多，西部地区少，东北地区空白。从各个批次评选结果的空间分布上来看，中东部地区历史文化名村数量增长的速度快，规模大，远远高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建造朝代较早的古村落数量少，评选出的历史文化名村以唐宋明清时期为主，以明朝保留下来的古村落居多。

中国东北三省和西部地区的甘肃和西藏没有古村落满足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的评选要求，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其古村落保护和开发情况严重滞后。广西、四川、青海和宁夏等经济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大省，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仅占总量的

表1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依托腹地经济发展水平  
Tab. 1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villages hinterland in China

省市	数量/个	城市化率/%	人均GDP/元	三产比例	交通通达度	少数民族比例/%
山西	23	49.7	26519	6.2:57.8:37	0.49-0.59	1.25
江西	17	44.6	21288	12.8:55:32.2	0.49:0.59	1
福建	16	52	39584	9.5:51.3:39.2	0.29:0.48	1.67
广东	15	65	47181	5.0:50.4:44.6	0.60-0.65	0.7
浙江	14	59	52039	5.0:51.9:43.1	0.60-0.65	0.85
安徽	12	43	20002	14.1:52.1:33.8	0.60-0.65	0.63
贵州	11	33.81	12096	13.7:39.2:47.1	0.29-0.48	37.9
湖南	8	43.3	24824	14.7:46:39.3	0.49-0.59	10.21
河北	7	45	28713	12.7:53:34.3	0.49-0.59	4
湖北	5	47	27633	13.6:49.1:37.3	0.49-0.59	4.34
云南	5	35.2	15795	15.3:44.7:40.0	0.29-0.48	33.7
北京	4	83.3	78507	0.9:24.1:75	0.66-0.93	4.3
山东	4	49	41622	9.1:54.3:36.6	0.60-0.65	0.68
广西	4	39.2	19568	17.6:47.5:34.9	0.49-0.59	38.1
四川	4	40.18	20645	14.7:50.7:34.6	0.29-0.48	6.1
新疆	4	50	23159	19.9:46.8:33.3	0.09-0.28	59.9
江苏	3	60.22	52949	6.2:53.2:40.6	0.60-0.65	0.29
海南	3	50	23888	26.3:27.6:46.1	0.29-0.48	16.67
内蒙古	2	54	48121	9.5:54.6:35.9	0.09-0.28	20.44
河南	2	37.7	24184	14.2:57.7:28.1	0.60-0.65	1.2
青海	2	44	24237	10:55.1:34.9	0.09-0.28	46.98
陕西	2	46.5	26569	9.9:53.9:36.2	0.29-0.48	0.6
天津	1	60	74178	1.6:53.1:45.3	0.66-0.93	2.15
宁夏	1	47.5	26288	9.8:50.7:39.5	0.49-0.59	35.42
黑龙江	0	46.7	26751	12.7:49.8:37.5	0.29-0.48	5.7
吉林	0	54	31303	12.2:51.5:36.3	0.49-0.59	9.03
辽宁	0	51	42320	8.9:54:37.1	0.49-0.59	16
重庆	0	53	27611	8.7:55.2:36.1	0.60-0.65	5.57
甘肃	0	30	15560	14.5:48.2:37.3	0.29-0.48	9.43
西藏	0	23.8	17517	13.4:32.3:54.3	0.09-0.28	9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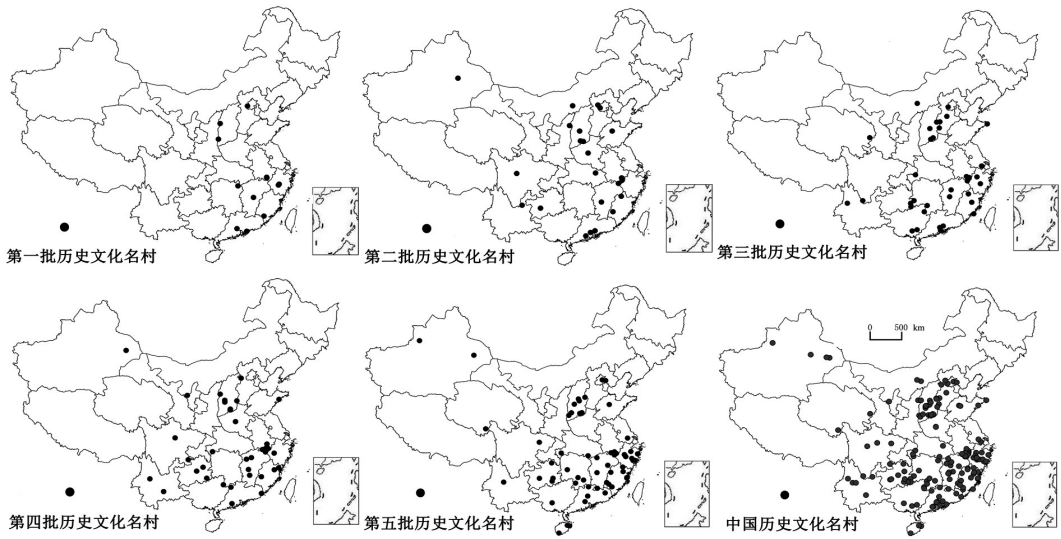


图5 中国五批历史文化名村分布图

Fig. 5 Distribution of five groups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villages

6.5%，古村落保护开发意识相对滞后，应当以历史文化名村的评选为契机，以点带面地带动周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发展，促进传统民族地区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

古村落属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历史文化名村是古村落的典型代表，又是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当前旅游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手段，就像开启古村落繁荣富强的一把钥匙，将会改变中国传统古村落的空间布局和景观格局，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赵勇, 张捷. 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评价体系及方法研究: 以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村)为例. 经济地理, 2006, 26(4): 497-505.

[2] 陈勇. 国内外乡村聚落生态研究. 农村生态环境, 2005, 21(3): 58- 61.

[3] 甘枝茂, 岳大鹏.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聚落分布及其用地特征.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 32(3): 102-106.

[4] 席建超, 赵美风, 葛全胜. 旅游地乡村聚落地格局演变的微尺度分析: 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的案例实证. 地理研究, 2011, 66(12): 1707-1717.

[5] 朱彬, 马晓冬. 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格局特征与类型划分. 人文地理, 2011, 26(4): 66-72.

[6] 谢新杰, 马晓冬. 苏北沿故黄河地区乡村聚落的格局特征与类型划分.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2011, (5): 82-86.

[7] 刘黎明, 李振鹏, 马俊伟. 城市边缘区乡村景观生态特征与景观生态建设探讨.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6, 16(3): 76-81.

[8] 孙艺惠, 陈田, 张萌. 乡村景观遗产地保护性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以浙江龙门古镇为例. 地理科学, 2009, 29(6): 840-845.

[9] 马晓冬. 江苏省乡村聚落的形态分异及地域类型. 地理学报, 2012, 67(4): 516-525.

[10] 郭改英.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探讨. 农业经济, 2012, (7): 18-20.

[11] 王珂瑾. 法制化: 构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路径选择. 农业经济, 2012, (6): 41-48.

[12] 苏海健. 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构建探析. 农业经济, 2012, (7): 64-66.

[13] 李乐平. 完善村民自治法律制度与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研究. 农业经济, 2012, (5): 26-28.

[14] 徐顽强, 邓小伟, 朱喆.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困境和路径研究. 广西社会科学, 2012, (6): 125-128.

[15] 李清, 胡俊秋. 关于祠堂文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思考: 以从化市祠堂为例. 前沿, 2012, (10): 108-109.

[16] 刘沛林. 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制度的建立.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35(1): 82-88.



- [17] 刘沛林. 北京山区沟域经济典型模式及其对山区古村落保护的启示. 经济地理, 2010, 30(12): 1944-1949.
- [18] 武启祥. 古村落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分析: 以江西省婺源古村落为例. 地域研究与开, 2010, 29(6): 80-84.
- [19] 魏峰群. 传统古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混合效应模式研究.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0, 24(10): 197-200.
- [20] 吴文智. 体验经济时代下旅游产品的设计与创新: 以古村落旅游产品体验化开发为例. 旅游学刊, 2003, 18(6): 66-70.
- [21] 孙克勤. 北京门头沟区古村落遗产资源保护与开发.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9, 28(4): 72-76.
- [22] 翁时秀. 旅游发展初级阶段弱权利意识型古村落社区增权研究: 以浙江省楠溪江芙蓉村为例. 旅游学刊, 2011, 26(7): 53-59.
- [23] 卢松. 古村落旅游地旅游环境容量初探: 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古村落为例. 地理研究, 2005, 24(4): 581-590.
- [24] 李文兵. 古村落游客忠诚模型研究: 基于游客感知价值及其维度视角. 地理研究, 2011, 30(1): 37-48.
- [25] 丁雨莲. 文化休闲旅游符号的思考: 以丽江大研古城和徽州古村落为例. 旅游学刊, 2006, 21(7): 12-16.
- [26] 武启祥, 韩林飞, 朱连奇, 等. 江西婺源古村落空间布局探析. 规划师, 2010, (4): 84-89.
- [27] 方志远, 冯淑华. 江西古村落的空间分析及旅游开发比较. 江西社会科学, 2004, (8): 220-223.
- [28] 翁礼华. 评说晋徽两大商帮. 中国财政, 2011, (12): 76.
- [29] 河北历史文化名村怀来县鸡鸣驿乡鸡鸣驿村. <http://bj.house.sina.com.cn/news/p/2005-11-16/1207105567.html>, 2012-05-02
- [30] 封志明, 刘东, 杨艳昭. 中国交通通达度评价: 从分县到分省. 地理研究, 2009, 28(2): 419-429.

## Temporal-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formation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villages in China

LI Yajuan<sup>1,2</sup>, CHEN Tian<sup>1</sup>, WANG Jing<sup>1,2</sup>, WANG Degen<sup>3</sup>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000,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ancient village possesses uniqu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ntegrated building structure, abundant material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y are still be used toda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brings chances for the ancient villages and also deeply affects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economic structures of ancient villages. The thesis selects some representative old villages—historical cultural villages to analyze the balanced degre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ncient villages, then discuss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s strategies to keep spatial balance of ancient villages and further lead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all the old villag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The study shows: (1) Chinese historic cultural village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spatial form, river system distribution, regional culture and transportation system. The majority of these villages are distributed along the river and are cultural centers, traffic hubs and birthplace of civilization in history; the villages form three centers, three sub-centers and four transition diffusion areas, and cultivate six cultural centers. (2) Chinese historic cultural villages mainly built in the Tang, So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ve a long history. Among the villages, the Ming Dynasty dominates the number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3) The reasons for their spatial uneven distribution include the resource endowment, limited selection criteria,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regional policy making.

**Key words:** historic and cultural village; temporal-spatial distribution; cause analysis; China